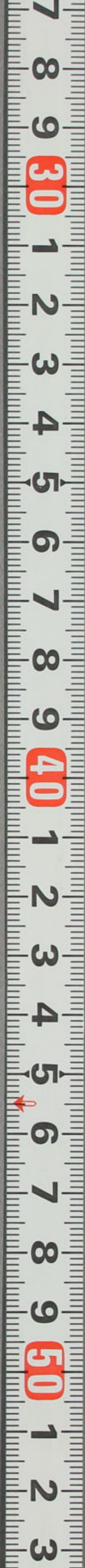




再校七經雕題略

□ 12
2519
A



再校七經雕題略

左氏傳之部

九

再校七經雕題略

2519
6-4

仁12
2519
6-4

左氏傳雕題略卷之九 據杜氏集解



襄公

元年圍宋彭城彭城似非宋地而仍是宋矣何也楚取之而不有則非楚地也以封魚石則魚石非楚臣又非建國仍是宋之叛臣矣故其入彭城也經書復入復者還歸之謂也叛人而以還歸為言者非以彭城宋地之故乎且既入彭城則孫文子以威叛高弱以盧叛何異傳文慣不得經旨傳知武子來聘禮也禮者禮其繼好而已矣與王襄沒干涉經註十月初王赴未至正義又援曾子

雕題略卷之九

左氏傳

問作說皆回護傳文而強解耳不可從
二年知齊靈公之為靈 靈只是惡謚矣注引謚法
大失傳文之意 中庸文王之所以為文與此語
氣正同

姜氏君之妣也 烝昇祖妣 姜氏指穆姜襄公之
祖母也 詩祖妣謂祖父與祖母也此引為單指
祖母也亦謂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孫之罪在虧
祖母也是為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敬之意
非異入任 傳遜曰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
之以報德耳 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應言楚恩至

大非我任之而誰其非楚子任患之謂

子罕當國 當國謂總領國事也不必言攝○二十

八年慶封當國注曰秉政也此何以攝為

官命未改 陸負山曰官命猶公命耳非建官命臣

之命 官命謂號令嗣君即位必一新號令者未

改謂國喪猶新也四年傳固事君無失官命當參

四考

偏子重子辛 偏猶近也壓也謂威權漸壓上人也

偏字未必有奪意

三年組甲三百 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

請歸死於司寇 傳遜曰絳方自裁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耳杜說鑿

敢以為請言請勿死也註請使無死使字恐衍文四年不終君也 終成就之義言定姒之喪不備是

蔑君不成其為君 公曰后羿何如 絳語未畢公銳於欲聞故挿口為

問耳非怪不次 民有寢廟 寢廟以人居而言非鬼室前堂為廟後

室為寢 戎狄荐居 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州而居徙

無常 莊子曰麋鹿食荐

逆喪者皆髻 始髻 鄭玄曰髻去纒而紒 魯人

之髻豈始於是時哉傳文蓋有錯誤也按檀弓魯

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似可據 婦

人之髻與男子之免同是時喪多不能備免服故

男子亦髻也故曰皆髻也杜說蓋如此然是後不

聞魯有男子之髻故難從

五年公至自晉 傳只明救鄆時公未還耳三桓專

命久矣夫八歲童子何遙命之有註鑿

無重器備 無重謂器什各一通無副所謂無長物

也 器備專指用器不數珍寶矣上文金玉包珍寶在內不當複言

六年梏孳弱于朝梏首械也既見于莊三十年難以勝矣 陸負山曰不堪其司武之任

射于罕之門 杜以射門為梏之比謬門被射何不勝任之有 射門只是志其忿而已

堙之人堙塞也謂埋其濠 遷萊于郛 遷其民也

七年郊祀后稷 后稷之配特以始祖也非關農事夏殷郊配可以見已且郊者報德之義已非祈祭

矣獻子乃因后稷而附會焉大失埋義

啟蟄而郊 而後耕 啟蟄節名寅卯月之交不當

一泛指一月 耕以事實而言非以為節氣之稱

穆子有廢疾將立之 將立以為嗣也未及卿位

好是正直 介爾景福 恤民為德 正直兼人與

事而言 介亦大也 恤民句與下二句是疏解

仁字唯承上文正直二字不貼靖共句註分屬非

謂從者也 從縱同是縱橫之縱矣與下文衡字對

直道無邪曲為從衡反之 傳遜曰頌道

衡而委蛇 鄭玄曰委蛇自得之貌

而自得則可以橫不顧而安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職競作羅疑當作羅患也

如匪行邁謀鄭玄曰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

故不得於道路者憑陵我城郭無所控告

憑陵我城郭無所控告憑凭據之義與陵守意

不相遠也非迫之謂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

君子注馮亦陵也控赴告也

一介行李介介通即箇字矣一介一箇也未可解

作獨使賦標有梅誰敢哉賦詩唯取汲及時之義矣

註盛極則落詩本無此意亦非賦詩之所取可謂

蛇足敢哉謂不敢蓋不受及時之意也與下文

何時之有相應同臭同味如臂之使手不須論及

時也九年刑器

九年刑器刑器謂鈇

質之類劉炫曰府守謂府庫守藏墉城壁也

用馬于城之四壁以祀四方之神也昭九年祈于

四鄰亦然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傳遜曰漢書五行注說曰季

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

火季秋星入則正火以頒天時救民疾。据此是二
 火俱有出內也。劉用熙曰：食于心，食于味者，猶
 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正
 令，非謂死而配食也。下文居商丘，即食于心矣。
 遇艮之八，正義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
 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据。賈鄭先儒相傳云耳。
 晉語負屯悔豫皆八，又得泰之八，說者以為不動
 故曰八。此艮之八，乃謂艮之隨者，則其說可相通。
 蓋當時別有其義，而今亡也。皆無所考。諸家強解
 臆斷可厭。艮之八之 = 與艮之隨之 = 不同。

註史疑八為不利數句，鑿已。正義註遇一爻變
 以上皆似強解。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姜氏以元有元首之義
 故曰體之長也。以亨通燕享之享，故曰嘉之會也。
 嘉德合禮，亦以是義。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靖國家。下位則與體長
 相及，不仁則與體仁相反，故曰不可謂元也。不
 靖則與嘉德合禮相反，故曰不可謂亨也。
 棄位而姣，只是美好矣。淫而曰姣，婉辭已非姣
 字有淫義。

肆皆圍鄭是句連上文亦號令之辭非叙事
不可以爭 = 則暴骨故不可以爭也是無當謀爭
之意 爭字偏指戰爭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是數句謂不辭勞也或勞心
或勞力晉皆有之非偏自任勞心
門其三門 晉人三分其軍迭出伐鄭蓋如前謀也
癸亥門其三門是晉之一軍與諸侯之師攻之也
是時晉之二軍不出也杜泥三字為三軍各攻一
門謬甚果然是大與前謀異且非所以敝楚矣
閏月戊寅 閏月如字註長曆可厭注門五日是謂

無風生波 杜氏以為此年不應有閏而其長曆

於明年十二月之後置閏也汰哉杜氏

先君之祧 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

廟耳非親盡 古人謂宗廟為宗祧為宗祧為宗

祧其義無以異也 謂天子大禘之祭也

要盟無質 服虔曰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

公也 平東之戰 公輸如字謂運致

輸積聚以貸 輸如字謂運致

十年封宋向戌 重封謂以為之私邑也非建國附庸

以成一隊 一隊一列也不必百人也或十人或二

以十人亦是隊故此不必論人數可也
既無武守向可重任乎武守謂武毅之執守未及
功重任以負擔而喻也

必爾乎取之欲以正刑也

言自會也自會者以釋遂字也無非之意

魯有禘樂禘樂蓋謂天子大禘之樂注三年大祭

非四伐之樂亦非夫四伐之樂本於明堂位也明

堂位何足據哉又傳文明言實祭用之而註以為

群公不得用焉是群公輕於賓乎謬甚案劉炫

曰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

士句引過繆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是劉氏徒

知以享賓之失而未知以祭周公之非也夫既僭

禮何用分疏諸說皆回護不足深辨

圍宋門于桐門傳文明言圍宋而註以為不成圍

何謬哉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禦寇之利也雄將帥之象

故文子以喪雄疑吾之不利定姜乃以為喪彼之

雄故曰禦寇之利也蓋由出征生解耳鄭侵衛出

征者也衛人應之者非出征

周猶不堪競周詩多稱無競故獻子據詩而言也

唯題

或曰傳文脫引詩一節也

言無大夫謂大夫豈必卿注謬蓋泥傳例之過耳

諸侯既有成行成行謂歸計一成決定矣與成命

成法之成同

不知致怨而還致猶寄也謂以未報之怨寄致于

彼也後註以侵北鄙為致怨并

筆門閨竇家語閨作圭為是釋文閨本亦作圭

牲用備具合註牲犧牲用器用周之東遷七姓

獻其所有以給國用故曰王賴之非謂以犧牲祭

祀為職

駢旄之盟傳遜曰爾雅犧牛郭璞註旄牛也考韻

書犧牛牡也是即詩所云駢牡耳凡有事用牲皆

牲

刑放於寵放縱也謂寵人雖有罪而不加刑也

經十一年作三軍是三分公之所有而三家各名

其軍也不得据古法算人數傳文甚明何容異議

正義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士卒之數無復定

準鞏之戰晉車八百乘平丘之會叔向日寡君有

甲車四千乘在紅之蒐魯之革車千乘明知此分

合竟之民以為三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

傳 各征其軍 征其軍猶言領其軍也亦以興役為言耳未言及家屬租稅

政將及子 子必不能 是時叔孫氏為政季氏雖疆未能擅斷焉必先請于叔孫氏故穆子言政將及子謂國政次第且至季氏之手也非謂霸國政令 鍾伯敬曰穆子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殖不能分均為三

盟諸僖閔 二卷門也

不然不舍 猶言弗措也 傳遜曰不然不舍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也

先王先公 十二國之祖 先王謂大王 李文王

先公謂唐叔以下群公也此不數宋鄭及諸國之

先祖單譽晉也故下文云七姓十二國除晉而數

之也十二非誤

諸侯悉師 國內之兵賦盡起以從也是但謂多率

兵耳勿泥

便蕃左右 便蕃頌奉之意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也者禮其實有功也非指

始有樂 按禮大夫之家賓祭作樂非必有功君

賜而後有之也又不特大夫雖士亦或有之禮也

春秋之時禮樂懷崩而武力是尚故雖大夫之家有無金石者魏絳當初無之而君賜始有焉是自時勢之使然何足以為法也或据此文乃言自非有功而君賜焉士大夫皆不得作樂禮也大謬

經

十二年吳子乘卒 劉炫曰杜於五年注以為公

及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註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註自相矛盾

傳

同姓於宗廟 同姓與上文異姓對而包下同宗

同族及始封以上之別而言 宗廟是泛稱包下祖廟禘廟及始封以上之廟而言 大王

同宗於祖廟 同宗是與我同宗者乃是始封以下

之別耳 祖廟有四曰始封太祖曰高祖曰曾祖

曰祖同宗之出自始封以下高祖之前者臨於始

封之廟若魯為邢凡等臨於周公之廟是也其出

自高祖者臨於高廟出自曾祖者臨於曾廟出自

祖者臨於祖廟 同族出自禘者耳乃是兄弟以下矣

同族於禘廟 同族出自禘者耳乃是兄弟以下矣

以上一節註都謬若其以宗廟硬作所出王廟不亦妄乎宗廟者通天子諸侯大夫而言豈可限以一物哉且魯立文王廟鄭立厲王廟本非禮也况

他國豈必有所出王廟哉此初揭諸侯之喪則通諸國而舉其例可矣安可據魯而解焉哉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始封以上之別魯則臨於周廟則鄭宜臨於厲王之廟他國始封之上別有始祖之廟者宜臨於始祖之廟其無始祖及出王者蓋臨於始封之廟矣此雖無明文以類推焉若而人姑姊妹若而猶言若是也而非定辭是舉年齒排行而言若而亦云之類耳非不毀譽之謂王荆石曰若而人設為對辭不可實以某故曰若而人非應答之詞也此姑姊妹就姑

中列姊妹也猶言姊妹姊妹也如伯父叔父之有差昭三年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當參考十三年書勞于廟告廟飲至策勳三事即一禮矣十六年所謂飲至之禮是三事備舉耳注偏行一謬矣夫詣廟飲酒而有弗以告者乎哉弗思之甚師救邦註不滿二千五百人拘甚解左傳者亦可識經之文法矣不得妄生解蒐于縣上蒐固為命帥也然判而言之命帥在蒐之前矣而蒐所以顯示於衆也非蒐而後命之是又不可不知焉註與衆其句未穩

一人有慶 引書以證上文一人刑善句也不當作天子解 慶猶善也 儀刑文王 引詩以文王為能刑善也不當作用法解

春秋窀穸 毛光曰窀穸墓穴也 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蓋塚壙之稱

以吳為不弔 不弔吳天 不弔只謂不弔恤楚喪也下文引詩意專在不弔二字而昊天二字無所取義也杜乃泥詩文用天道作解以湊合焉非城防書事時也 時即常節矣即事間矣非就常節

中別討事間此若早城則失時矣即失常節矣即失事間矣 曰書事時也與曰書時也無以異也

杜就事字強生解耳 十四年來姜戎氏 四嶽之裔胃 來發語辭

四嶽是四方之伯四人也以為一人者非說見于尚書堯之時有之舜之時亦有之夏雖無所考恐亦有之也且其職任非輕非可繼襲焉想必擇德而命焉則唐虞二代亦宜不下十數國矣決無皆姜姓之理况允為姜之別尤為無據又戎之姓氏於傳文無干係何苦作不根之說以曉哉可厭

子叔齊子陸負山曰齊子謚也非字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為字

所以待夫子是影語矣可妙悟勿著泥解

皆服而朝服謂夏盛服也即只朝服固不待言

使大師歌巧言大師辭大師亦瞽耳非大夫

辭恐以速亂故辭不歌之也一人亦非辭且干

并帑於戚孥妻子之通稱

庸知愈乎愈勝也言逐君夏立未知能勝於今日

與否也

甄人執之劉用熙曰公雖居甄三人反執公徒言

公失民也

射為禮乎射兩鞫射鞫非不射也不射人所以

禮於師是射不為戮又不背師一舉兩便之意非

禮射之謂鞫衡端卷者註所謂軛即是衡矣馬

曰衡牛曰軛元非一物而此相通而言耳

無告無罪傳遜曰蓋自議論之耳

有臣不敏不敏猶言不肖不才也杜以達解未愜

知朔生盈而死据傳文盈是朔之子營之孫也注

率強卿置側室側室猶貳宗也卿與大夫異其稱耳非

官名○既見于桓三年

適人以木鐸 徇于路令獻規諫陳利病也若只求歌謠何用木鐸

世胙大師 胙祚同福也賚也不當訓報蓋世襲大師之職也

假羽毛於齊 羽毛只是謂旌旗之屬耳傳文未見

全羽折羽之別又不必王章餘見于定四年

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 劉夏是聘使故書單靖公

非聘使故不書 劉夏過魯無明證恐是杜之臆斷

難從

嗟我懷人 斷章取義此何必講后妃之志註蛇足

甸采衛大夫 甸采衛皆王朝卿大夫所食采也故

以大夫結之耳今周官一書不當據而周制無得

而考焉杜據周官作解不可從 按禹貢采雖在

侯服而尤近甸服以其為王朝卿大夫采邑故曰

采也唯衛恐亦與采隣耳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

是畿內之稱非若周官於畿外別立甸服也禹貢

五服皆圓畫故王圻雖曰千里而是圓經千里實

小於方千里矣其取王官之采於畿外亦宜矣

易淫樂之矇 易入聲

經十六年葬晉悼公 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 正是三月矣杜云踰月偶失考耳正義曰護作說 者非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皆大夫而諸侯惟鄭矣故序 晉上也傳似未得經旨

傳十七年何以爲役 役如字言如此則不可曰役 也

麤斬縗 縗斬猶言斬縗也是舉服名耳非指胸前 之縗而言夫胸前之縗蓋非古義也當別論焉

經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 用加等之禮與不無

明據注不必論

傳齊侯禦諸平陰 經書圍者非指平陰乃事在入

平陰之後門于雍門 于揚門 于東閭伐藪焚 竹木焚郭皆圍時之事矣註謬

塞隧而殿 傳遜曰衛所謂險者必有在此戰敗而

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者乎註謬 自後縛之 縛即下文所謂面縛是也非反縛

吾驟歌北風 南風不競 歌蓋徒歌北風北國之 詩南風南國之詩不競謂聲調不盛也注吹律以

詠八風并

十九年諸子仲子戎子 傳遜曰按管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哀五年傳諸子鬻姒與此同戎子蓋戎女

是專黜諸侯與上文間諸侯意正同非謂天子為諸侯

婦人無刑 二字泛通大小而言不特黜刑也婦人

無刑為常故下文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非常也

王追賜之大路 大路蓋亦車名非總名是不可据

周禮拘說餘見于二十六年

揖之乃登 齊侯本意欲降之而衛無降意不乞憐

故揖而謝遣之也

三十年賦魚麗 只是謝盛饌耳非謂聘得時

賦南山有臺 凡賦詩不言幾章者皆是首章矣則

此註互唯引邦家之基 當兼引君子之光

二十六年九月日有食之 十月日有食之

連月日食決無是理蓋書記錯誤云他並做此

傳妻之而與之邑 魯別與之邑也若漆間丘彼自

其有之非魯之賜 引書言

念此在此 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 引書言

其本皆在我不可他諉也句末茲字並謂我也

名言是一箇事件不可析為兩箇 允字活實之
念之辭下文信字與此同

其為不知乎 陸負山曰譏其不能保身非謂能去
也

優哉游哉 俞傳遜曰逸詩也采菽篇曰優哉游哉亦
是戾矣

有覺德行 鄭夫子覺者也 覺只是形容其德之顯
著也不偏在正直

今壹不免其身 壹一也指叔向之身也一身與上
文十世作對

莊公為勇爵 陸負山曰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

因名勇爵非爵位也

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 是行也傳不言其故今無
可考不必論焉注亦臆斷不可從

御叔在其邑 御叔之私邑采地矣非公邑下文
陪其賦陪征於私邑也註並謬

以受齊盟 齊側皆反是齊戒之齊非齊同之謂
見於嘗酎 嘗酎即嘗祭矣嘗祭獻酎故稱焉漢伐

因之 漢書註正月作酒八月成名曰酎
以為口實 謂徵責之言常在於口也書曰以台為

口實

翦為仇讐 謂晉之從變為楚也翦削落剖分之意

註見剝削不堪命文意顛倒不可讀

黜官薄祭 黜官謂減家臣僕御之數

殷以少牢 殷盛祭也謂虞禘練祥之屬重於時祭

者耳非一祭定名注三年盛祭是無簪之說不可

從蓋自其三年一禘之說變來耳

慎爾侯度 詩傳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為王御士 謂為近習侍御之臣

唯二三子 是句難通蓋下有脫漏也

遂縊而死 左氏意蓋哀弃疾而取 = 也不是譏康

王且康王以謀告之而已非與之謀誣誣

不然請止 = 謂息交

請舍子明之類 意專在絕惡人之嗣也良之不賢

傳未言及註蛇足

二十三年禮為隣國闕 言鄰國非親猶闕之禮也

况甥舅乎夫諸侯絕期以尊卑懸絕者而言若敵

者非可降殺註謬

慶氏以陳叛 叛即死矣不足言也故經不書叛耳

註不以告臆斷已

板隊殺人 墜板壓死人也役人素不服於二慶於是忿怒相呼而起也

不可肆也 肆赦宥也書曰昔災肆赦

知悼子少 正義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註傳

寫誤

七輿大夫 是總稱之也非一官名乃掌輿之大夫

七人耳○見于僖十年

二婦人輦以如公 如固宮 婦人二人引宜子之

車也 固宮宮名

斐豹隸也 隸賤役也豹素賤耳犯罪是別一事非

謂沒為官奴

樂免之申鮮虞之傳攀為右 免一本作勉似長

鮮虞之三字衍

及旅而召公鉏 使與之齒 禮獻酬既畢堂下卑

者舉爵于賓於是堂上堂下交相酬也謂之旅酬

使與之齒謂令公鉏與堂下卑者齒列也時悼子

在堂上則其位懸絕矣非公鉏列悼子之下

必為孟孫 謂立為孟孫氏也注失語氣

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季孫之愛姑息縱

之故喻之疾疾孟孫之惡常有規正之言故喻之

藥石不專在志之從違

臧孫曰無辭言無罪可盟也若廢長立少比二皆

然非特時人不以為罪臧孫亦不自知罪註謬

重賂之使無死莒子欲求成懼殺二子之怒齊故

賂之令弗戰而退也二子離其師而遇大軍戰必

死矣故謂戰為死耳非致死戰之謂

下妾不得與郊甲傳遜曰据檀弓說此事蓋以行

弔於野為非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檀弓稱

賁尚弗如杞梁之妻則禮無男女之異也

二十四年自虞以上為陶唐氏是一節杜注蓋多

率合然今皆無所考亦不可窮詰闕之可也

樂只君子謂其德容樂易也是承上文證有德而

樂者為邦基也非樂美其道之謂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引詩言武王素有令名故人

心信服不復疑貳也是有令名之效也註失前後

象有齒以焚其身象多力難制攻之以火故云

寡君是以請罪焉罪焉辟之也即請伐之也

必取其族我兵不戢則他國之兵必來謂之取族

其字指兵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謂難與其執事

已皆乘二車 乘車平時所乘文車也是對廣車而言非安車

踞轉而鼓琴 轉疑縛之譌不然古字通耳下年間

二十五風隕妻句不可娶也 林註妻字為句宜

從六三之陰有妻象坎變為巽而失妻所在巽

上風也故曰風隕妻也

崔子因是 因是與下欲弑公文相接中間別挿一事說耳

近於公宮 合註杼之家近於公宮尤當警備

祭於高唐 蓋祭山川之神也非別廟

爾以帑免 人是申蒯之妻子非宰之妻子

將庸何歸 趙子常曰是即履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所不與崔慶者 乃飲 是略舉盟首也晏子臨飲

弗肯受是盟辭改之云 然後飲也傳文乃飲二

字可以見矣蓋晏子之前已有飲者皆從所不與

崔慶者有如上帝之辭也晏子非據第一位者及

盤至手乃改辭耳非讀書未終抄答易辭之謂

其弟又書 崔杼之弑固暴白非以瘡疾赴之比則

其罪之發聞豈必待直史之筆哉註甚

下車七乘服虔曰下車遣車也

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

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傳遜曰此年子

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累亦與此同

皆有賂劉炫曰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為賂

晉侯許之晉侯以齊不服而與師齊服而還自互

無譏矣杜乃以有喪宜退為說何也夫聞喪而退

師者恤人之喪也齊莊遇弒晉若恤之當遂進師

以討弒君之罪焉何以退師而禮於罪人哉

數俘而出此俘即指別而累者非陳上囚虜故曰

入數俘也下文獻捷于晉亦應有俘乃陳上囚虜

矣與此異

我周之自出謂自周而出也與下文自立自入文

法正同非謂甥

不可億逞億猶恕也逞放縱也

拜陳之功謝晉受其捷不以為罪而歸功於鄭也

書土田是一句為冒下數句皆其目也豈特土地

之互哉

鳩藪澤陸負山曰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

守其財物以入于王亦豈專以備田獵哉

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京陵亦有

薪芻之資不必皆冢墓鹵鹹地疆潦是二物

封疆之田動受他國之侵掠有流潦之地每受水

害並不可恆其租入故別之耳偃堰通豬瀦同

謂陂池也規者定其度狹也

賦車兵徒兵劉炫曰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

所執兵各異也

若啟之將親門啟誘導之令來也隱元年大叔將

襲鄭夫人將啟之事不同而字義則一此縱令開

門而延之亦不得以開門釋啟字

思其復也復反也慮後之有反復而審備之也

會于夷儀之歲古者經傳各異卷及元凱作集解

傳始合于經然則是三十五字跳出在此者既作

集解之後可得而言焉前是亾論也註當繼前年

以下蓋後人之攙入決非元凱之筆跳出在此

者或元凱故意為之不然後來傳寫之誤耳

二十六年弑其君剽雖立在此而衛侯衍在

外是剽未成君已正與鄭子儀同則經似不宜稱

弑君也豈別有義邪闕疑可也

入于戚以叛 衛雖在外經仍書衛侯况剽既死則
衛衛之國已注以未居位為說非也

朱也當御 當御猶當直也婦人當御可以證焉

拂衣從之 拂衣與投袂略同非褰裳之謂

使子鮮為復 為平聲使子鮮幹于復歸之事也

多而能凶 猶言得凶為幸也彼亦或以取死若能

凶矣為幸多也非為義之謂

殺子叔及大子角 正義剽是子叔黑背之子即以

子叔為族也子叔是黑背之字

大夫逆於竟者 獻公以遠迎者為厚於已邇者為

薄而隆殺其待遇耳以見其狹中無人君之度也

又與下文讓大叔同一轍矣非驕心之謂

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字其志不在於寡人也志

不在焉所以不通問註混同作解非也 陸負山

曰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

寡人猶鄭厲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譏寧喜特私

說之耳何得聞之

非所怨勿怨 引此但言文子在所當怨也非親

之謂

厲之不如 厲惡疾之人也貧者惡疾無所得食多

為乞丐罵之不如是賤惡詬罵之言耳非惡鬼之謂

賜之先路 趙子常曰晉以鞮冕命士會傳云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杜謬案十九年鄭公孫蔓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賜之大路杜並言大路所賜車之總名此又以先路次路為賜車之總名夫賜車何其總名之多也且謂之總名不應有等級何故賜子展以先路而子產以次路也曰先曰次不得云互文承以再命三命不得云無等級杜蓋

考周官無大先次路者故妄作此解耳是固執周官者之過蓋命車有大路有先路有次路其制雖不可考而要之名不同則度數自異因為隆殺耳按尚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是自天子所御又與命車異戴記所說亦是不得混同作解

先八邑 劉炫曰論語十室之邑又杜註免餘之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岳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按正義辨劉說云子展子產先有采邑今加賜田土不應

夏以八个大邑而又與之是安助杜而誣劉也
劉援岳戈大也援十室小也謂其大小無準未嘗
言若岳戈之大邑八个也
臣不敢及賞禮曰賞禮只是賞也禮字意輕言我不
足受見賞之禮也

懿氏六十謂六十邑也懿氏蓋其總名也豈前時
懿氏者所食耶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註云以邶殿邊鄙六十邑當參考二十七年與免
餘邑六十亦同
趙武不書尊公也傳無罪武之意註蛇足或於經

發之可也

賦轡之柔矣按周書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

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取與不疑大不類
乎三百篇之體恐亦後人之偽撰難據作解

寧失不經不經無統紀之謂也訓經為常者在此
不當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林註所以上天眷命奄有

下國之衆封建謂封殖建立之也

加膳則飲賜君食加膳盛於常膳故其餘以飲賜
焉非謂飲賜為加膳

寘諸戎車之殿 車殿謂車後也殿醫也猶駟乘之類云以其知楚情欲訪問焉故載之車後耳非寘之後軍

獲申麗而還 聲子之語蓋以獲申麗為繞角之時事也考上下文不得為後年之事豈傳聞有謬而爾邪將誇張之辭有牽合也注分疏害文意

不善是也 是之也指雍子 明日將戰 至是句皆命辭矣非叙事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鄭讀易為變易之易得之但賈以行為道鄭以行為卒伍則皆失之蓋行謂行

陳之位也中軍之帥其兵衆且良范氏以中軍之佐與欒氏迭易其位中軍之佐其兵不衆所以誘

楚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比者以祿秩而言非指材能味於一來 昧暗也冒也謂不瞻前顧後如昧死之味未見貪意

涉于汜而歸 是濟汜水也非汝水汜蓋水名其為地名亦因水而名焉夫江海桑田古今之變何限不得資目而賤耳

經 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封 林註書先

晉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 案傳書先晉二有信也杜据之然似失經旨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去矣蓋受上文也與

諸侯之大夫不再序意同非貶辭重曰于宋以聞

有事也傳恐失經旨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言能治其事以見其賢也

則人知吾所以出之由矣即是顯君之惡矣君也

兄也將何所憇焉

如稅喪終身 服虔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

稅喪 稅服比本服為輕禮既葬九月者飲酒

食肉是兄弟之稅服蓋唯衰麻在身之類已獻公特服而終身深痛之也然非不飲酒食肉者故曰如稅服也

與免餘邑六十 唯卿備百邑 正義杜以為一乘

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

古者稱百乘之家者泛語大夫之富耳非以為

定祿也孟子又有千乘之家可以見矣杜註牽合

大舛理且以制度言之周初諸侯皆方百里方百

里之賦為百乘百乘之國焉得有百乘之臣

邑通大小而言卿備百邑亦因時俗大概言之耳

其實非有定制也餘已見于二十六年

晉楚各處其偏 二謂兩頭之端是為一字營晉楚

處兩端而諸小國處中間也其方位未可知注鑿

左還入於宋 左還者因地形而言其營列方位不

可知而左只是左方耳左方旋轉有何深義杜必

欲以東為左故費解已不亦迂乎

單斃其死 傳遜曰單獨也自斃以死也 謂不能

害人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不待病而死則食言是

彼之患也非此之患

因宋以守 病則夫能致死 陸負山曰病字屬下

謂為楚所攻而病則宋同受其禍必能致死而助

我

曰視邾滕 言違命也 所謂視邾滕者指列國之

邾滕也非指私屬之邾滕邾滕既為私屬矣則叔

孫之弗從信得其宜矣是不可譏者且不可謂違

命又非公命而誣以公命何必死守焉是條傳既

失經旨而註更回護牽合焉其大頗小是之說多

見其窮矣

陳信於鬼神 合註布其誠信於鬼神德足以副之

故辭無所愧

賦鵲之奔 = 賦詩不稱章第者皆首章也伯有所賦唯取以為兄意蓋在子展之等也趙孟所謂志誣其上是也不當挾以為君作解詩以鵲鵲比無良之人足矣無鵲鵲之不若之意註襲詩序之謬

賦濕桑 是狀既相見之樂也其樂如何為樂甚不可述之義也註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是詩序之謬說不可采入

吾子之惠也 謝其來相見也言邂逅之喜亦吾子

之賜也

匪交匪敖 匪交當据詩作彼交不然文義不通註

又不解釋焉蓋傳寫之誤云

公怨之以為賓榮 合注顯然歌之乎衆為榮寵於賓也公指鄭伯者非也

幸而後亾 言出亾得免殺戮則為幸也與下文子

展後亾意大不相類

誰能去兵 向戍之弭兵息戰爭以休息民也兵革武備固存焉非廢之也雖當時有難行者而其意自美且其弭兵與武王偃武稍相近決非始皇錯

兵之比子罕之言誣亦大甚不足勝辨即以議始
皇則可焉得以規武王

削而投之 邦之司直 有功而求賞固非君子不

伐之道然在左師鞏固其所矣不可深非之子罕

卒削之則擅恣大甚蓋生於妬媚之私者乃以司直

褒之我所不解

何以恤我 是周頌維天之命篇今訛作假以溘之

非逸詩

崔成有疾 不必癩

彼君之讐也 君謂景公也弑莊公之故

堞其宮而守之 正義謂新築女墻而守之

辟諸大墓 辟猶埋也二十三年孟氏將辟註辟穿

藏也 大墓蓋京陵名也注開先人之冢恐未穩

楚蕞罷如晉泄盟 宋之盟大夫盟也荀吳如楚蕞

罷如晉國君盟也故並曰蒞盟也註不得云報夫

蒞盟夏迭為之者何報之有

再失閏 古人置閏必於歲終不以中氣有無也閏

法或三十二月或三十三月而置焉有間二歲者

有間一歲者要之曆法未容易致參差所謂司曆

過者非連失兩閏蓋以推步疎濶之故漸失天度

至此差兩月也差兩月者以失閏再次也是自後
推而知之者造長曆者誰推長曆者誰元凱自
造焉而自推焉則置閏之疎密唯意之所欲輒以
長曆嚇人何無忌憚之甚按釋例云魯之司曆
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再失閏於是始覺其
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爲建酉後閏爲建
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皆牽強之說不可
從趙子常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哀
十三年亦謂魯實有曆官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
志劉敞曰如頓置兩閏眩聽駭俗非人情也

周密曰杜所造長曆疏密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
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
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
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杜所造長曆疏密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
二十八年春無冰春無冰者記異也然前此再
失閏則此年正月建戌二月建亥三月建子其無
冰矣但當時不知再失閏以致此觀春無冰以
爲異而記之耳梓慎裨竈亦不知曆之失妄意推
禍福耳其言之驗否固不足論矣左氏自後追筭
之故知曆之失而無冰之非異也明矣杜頓置兩

閏之說忘甚蓋必欲無冰為異以合於梓慎禘竈之言焉耳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蓋此歲終置閏而楚子卒在閏月也春秋記閏月之事蓋月而不日者則稱閏矣若日之者不必稱閏總統於前月也

傳迷復凶迷復迷於復也易傳終迷不復者也

合註以陰柔居上迷於復善之道所以凶也以其泊饋御者知其非鷄也懼并罪焉故去肉耳當時偶有是事而二子謬怒慶氏也其實非慶氏

之為亦非癸何之謀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木薪也六達謂之莊

慶氏之馬善驚馬以慶之喧擾而驚善多也與詩

女子善懷之善同字不可謂大東甲乙之類

至於魚里劉炫曰圍人從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

動於費屋瓦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都也而有鄙邑六

十鄙屬邑也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以屍未壞猶可辨識之

故也註不通

季蘭尸之不詩季女此作季蘭者蓋以為女之名字
也非謂服蘭之女也謂其謀專美也

喪之如同盟宋之盟晉楚大夫以君命要言結盟
也非自為盟也則兩君自有同盟之誼而大夫不
至必有其親文子乃喪之如諸侯同盟者之禮所以
為厚矣如舊解如字不可讀夫束甲之隙固亦不
廢盟何用如字為

經二十九年公在楚林註公在外闕朝正者甚多
而唯書此一年者危楚也

吳子使札來聘季札來聘經在五月下無六月文

註云六月到魯者以傳載在六月城杞之下也然
城杞經亦在五月宜以經為正

傳桃茢先被殯周禮鄭註茢苕也陸負山曰

說文梨黍穰也茢苕也又釋苕曰葦華也茢梨二
字自異苕亦作苕爾雅謂之藪被殯者以苕為帚
非黍穰也杜誤以梨為茢

及舍而後聞取下公治退之後公發書知取下而
賦式微詩傳式發語辭

季蘭尸之不詩季女此作季蘭者蓋以為女之名字
也非謂服蘭之女也謂其謀專美也

喪之如同盟宋之盟晉楚大夫以君命要言結盟
也非自為盟也則兩君自有同盟之誼而大夫不
至必有其親文子乃喪之如諸侯同盟者之禮所以
為厚矣如舊解如字不可讀夫束甲之隙固亦不
廢盟何用如字為

經二十九年公在楚林註公在外闕朝正者甚多
而唯書此一年者危楚也

吳子使札來聘季札來聘經在五月下無六月文

註云六月到魯者以傳載在六月城杞之下也然
城杞經亦在五月宜以經為正

傳桃茆先被殯周禮鄭註茆芾也陸負山曰

說文梨黍穰也茆芾也又釋芾曰葦華也茆梨二
字自異芾亦作苕爾雅謂之亂被殯者以苕為芾
非黍穰也杜誤以梨為茆

及舍而後聞取下公治退之後公發書知取下而
賦式微詩傳式發語辭

非德賞也。德謂恩澤也。非有德之謂。

子皮即位。即位謂嗣立承其家也。未除喪豈遽為

卿也。下傳季札言鄭之執政。侈指伯有也。禘諡論

執政位。班以子產次伯有。皆未嘗及子皮也。亦可

以證。鄰於善民之望也。鄰近也。是二句美子皮也。言其

所為近於善。是民之所望也。以為表也。

夏肆是屏。詩傳斬而復生曰肆。屏藩也。謂庇蔭

保護之。是固為城。杞而言。但不可直以屏字為城

與築。外來報。此來報。此來報。此來報。此來報。此來報。

與築。外來報。此來報。此來報。此來報。此來報。此來報。

子容專。謂擅恣也。

侈將以其力斃。謂自以有力反致顛仆也。非力盡

而斃。角抵多力而技下者往。自因其力而踏。是

雖鄙事可以喻焉。

不尚取之。母寧夫人。服虔曰。不尚。也。尚當取

女叔殺之。又曰。母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

老臣乎。

書曰。子賤之也。杞稱子自賤也。前已論之。此傳似

未得經旨。上文所云。即東夷亦。但謂親從於東夷

耳。不必以為行夷禮之證。

子其不得死乎。不得死謂強死不令終例為然杜
蓋以穆子死于牖下嫌是言弗驗故特作壽終解
耳殊不知穆子晚罹豎牛之禍以饑死則不可謂
令終矣何弗驗之有亦何用別解

請觀於周樂 註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是襲漢儒
之謬說也不可從

此之謂夏聲 秦國則周之舊都故其聲夏也夏聲
猶言京音也故曰周之舊也非謂去戎狄之音之
謂也即以為諸夏之聲則十三國南雅頌皆夏聲
矣何特秦 秦建國在東遷之後則秦風皆東遷

後之詩矣若夫東遷以前之秦則附庸微末不足
論焉注蓋主車鄰駟鐵而言亦泥小序耳不可從
傳文以夏聲意其周舊也註判為兩事謬哉
美哉風 乎 大而婉 風古音凡即汎字矣淨沈
宛轉之貌非中庸之謂 婉委曲不直遂也
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 先王之遺民 隆負山曰

三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
所聞而評議之服虔以為歎變小雅也言思上世
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有背
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先王指文武成康也

周禮卷之九
按陸所云間歌一二者當通前後不特二雅
爲之歌頌而直而不佶正義此當是歌周頌自直
而不佶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
者之德
盛德之所同也劉炫曰此直據周頌非挾商魯頌
說且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
象箭南籥象與南是舞名箭與籥是器名舞者所
執注不分曉何居正義箭卽籥也尙書曰籥韶
尤成卽是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
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觀止矣傳遜曰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
有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樂知
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臆度之
以爲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
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
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有附
其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爲之解耳曰夏聲曰五
聲和曰八風平與政何所干涉註謬
與之縞帶與縞獻紵雖微物相贈亦是地產所名
以見相愛之深耳不當著義解

君侈而多良大夫句皆富君侈則人心離焉臣良則人心歸焉且富者人之所趨自然之符也不必以厚施作說平與之者其與幾何謂無與之者則世隆也謂世才德高隆也

經三十年宋災故以是三字竊疑是傳註誤入經文者然三傳皆据是句生義則亦難言非經文闕疑可也

無子而往句與於食往役也往役故此亦受享也此下註十三字註疏本無之

傳有與疑年正義與謂與同食者此下註疑其年以十一字註疏本無之

虺也豹也以長狄名子唯虺無所見其矢死與病廢皆不可知矣不得以無所見謂虺也不以名焉七十三年正義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全年筭之也以節氣筭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則全七十三年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三時是年三月以夏正數之為前年十二月全年之數昭然又此老人未必生于丑月以前則在夏正實為七十三不別討全年

亥有二首六身 舊解蓋以為亥篆文作亥下二豎
 置身旁則為收然傳文唯言下二如身而無豎之
 二說是後世算位縱一為一橫一為五故以其所
 觀強作解耳吾恐春秋時算位未必然也傳文既
 言亥有二首即以橫一為一之法推之則亥是二
 五十首矣若謂取上二畫豎之則為二首乎古文
 雖簡必不至如是之大拗矣抑謂二首以文而言
 六身以算位而言乎是不成文理不足辨焉蓋傳
 文本非故為苦澁難通之語特以亥字適有二六
 二之象戲言之耳其言下二如身者以算位須

橫視也二橫視則六二亦橫視必矣如舊解六二
 竟不可橫視也傳文又無下六之說益見其不通
 今以臆作之解如左

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

亥古文

𠄎

卅

橫一為一縱一為五與舊解算位正相反下二如
 身不須豎之併六二皆可橫視豈不快哉今算家
 有時或用此算位也但篆文作𠄎者未之見也姑
 據傳文擬之耳余嘗檢大小篆籀蚪斗文未覩合
 於二首六身者舊解作亥亦就傳文臆度之也已

均是臆度何必古是今非

使為君復陶復陶疑造土器之官詩云陶復陶穴

考工記陶人造甗甗杜注似無据唯昭十二年楚

子皮冠秦復陶是復陶衣服屬也然古來無知其

狀者字義又不明弗得据為據

廢其與尉以不薦賢為罪也不專在役孤老

諱 = 出 = 諱 = 嗟熱聲出 = 亦歎聲與詘咄字同

周禮鄭注引此作詘 = 非出入之出

仲虺之志 悔之 亂者取之 亡者悔之 亡句引仲

虺之言也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二句是子皮之語

悔猶敗也

豈為我徒 謂子哲非吾徒也是句不兼伯有

姑成吾所 言國難不可措手且定一身處置也謂

欲出亡

不及謀而遂行 謀謂私謀也非國謀其急於出不

及與親朋家人商議殯竟即遂行也

兄弟而及此 子哲與伯有兄弟也而至相攻伐皆

非義也吾孰之助乎哉聽于天而已

歲在姬訾之口 歲淫於玄枵者梓慎不知司曆之

失而妄言之也前已論之杜乃傳會作傳在玄枵

二年之說是謬之甚者

令尹之偏王之四體偏半體也偏專指司馬則四體亦當專指司馬不兼令尹從令尹而言則半體矣從王而言則股肱矣

書曰某人尤之也書曰云繳上文而實之也非別項尤者尤會無信也非尤向戌會無信諸大夫之罪也然戌也以國災會于諸大夫而使終於無信亦戌之不敏也既貶諸大夫戌安得獨不貶焉若夫火災豈戌之所致哉伯姬之待姆而死亦豈戌之所得而知哉杜舍戌不敏之罪而羅

織其大罪尤可笑矣所謂深致火災燒殺夫人雖周興來俊臣恐弗之過矣

都鄙有章都不必國都也別邑都會皆是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是邶殿為都也可以見矣

廬井有伍廬謂民之居室是在邑者非田中廬舍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衆給而已衆臣之祭品應有而取給已野獸可市估不別殺也非謂唯用芻豢而不用野獸取我衣冠而褚之大陸負山曰褚衣囊也莊子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
 三十一年各瞻其事
 謂各從其事也
 牧人飼羊圍
 公不留賓
 雖速去而會朝職貢之事亦無廢闕
 也亦字不可忽
 無寧蓄患
 猶言無或蓄患也
 凡無寧也者皆帶
 句末乎字以意解之耳
 非正訓不敢也之類矣
 亦與此意正相反
 昭元年不寧唯是文意與此同
 門不容車
 謂門小也不可踰越謂垣牆也
 弑其君買朱鉏
 經云其君密州傳引經乃云買朱

鉏何也蓋經傳有一誤耳
 杜不論及焉亦獨何也
 甚德而度
 不失事
 度有法度也非度量之度
 雖有國不立
 雖國為其有而不肯立也
 美秀而文
 秀亦以貌而言
 知四國之為
 謂典故習俗之類
 豈不遽止
 遽急速也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是影語矣檀弓其為子卯也
 大矣文法正同
 威儀棣不可選也
 詩傳選簡擇也
 頌帝之則
 此引詩言天下後世頌文王之則也帝

蓋指文王也不然下文不相應

大矣夫哉五同

其為美職不亦定乎長清謂矣其為千頃也

豈不盛且下裏急表也

美矣而文亦亦以難而言

美亦固不立

其亦固不立也

其亦固不立也



